



大摇学







大摇摇学

摇摇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，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，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，其本乱，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克德明”。《太甲》曰：“顾谟天之明命。”《帝典》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

汤之盘铭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民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是故，群子无所不用其极。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《诗》云：“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且不如鸟乎？”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。”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箴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侗兮，赫兮喧兮。

有斐君子，终不可喧兮！”如切如磋”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；瑟兮侗兮者，恂慤也；赫兮喧兮”者，威仪也；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喧兮”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《诗》云：“于戏！前王不忘。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辞，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

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。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，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！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”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所谓修身，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，在正其身心。

所谓齐其家，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，之其所贱恶而习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！故谚有之曰：“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



知其苗之硕。”

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

所谓治国，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悌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“如保赤子。”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

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，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僨事，一定国。尧、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。是故，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，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，在齐其家。《诗》云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了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，在齐其家。

所谓平天下，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不民不倍，是以君子在絜矩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，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，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，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，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，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，此之谓絜矩之道。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此谓民之父母。《诗》云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下僨矣！《诗》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，仪监于殷，峻命不易。”道得众，则得国；失众，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，本也；财者，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，是故财取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，货

悖而入乾，亦悖而出。《康诰》曰：“惟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《楚书》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”舅犯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

《秦誓》曰：“若有一臣，断断兮无他技。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”唯仁人放流之，进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“唯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”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厚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。

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！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；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
【译文】

大学问的原则，就在于发扬光明正大的德行，在于更新民风民俗，在于达到德才完美的最高境界。知道所要达到的境界，然后志向就能有所确定，志向确定以后就能静下心来，心静以后就能安闲舒适，安闲舒适以后就能认真考虑，认真考虑以后能



有收获,任何事情都有根本和枝节,任何事情都有终了和开始,知道什么在先,什么在后,就接近于合理了。

古时候想要使天下人都发扬光明正大德行,就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,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,就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,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,就先要修养自己的身心,想要修养自己的身心,就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,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志,就先要证实自己的诚意,想要证实自己的诚意,就先要丰富自己的知识,丰富知识就在于深入研究事物的原理。

对事物深入研究以后,知识就能丰富,知识丰富以后,诚意就能证实,诚意证实以后,心志就能端正,心志端正以后,身心就能修养,身心修养以后,家庭就能管理好,家庭管理好以后,国家能就治理好,国家治理好以后,天下就能太平。

从天子以下直到平民,一切都是以修养身心为根本。自己的根本搞乱了,而枝节要得到治理,是不可能的。所应重视的却很轻视,所应轻视的却很重视,是从来没有的。

《康诰》中说:“要能够发扬美德。”《太甲》中说:“要时刻想到这是上天赋予的光明正大的天性”。《帝典》中说:“要能够发扬伟大的德行。”都讲的是要自己去发扬美德。

商汤用的盘器的铭文是:“如需要每天沐浴更新,就天天都沐浴更新,每天都不要间断。”《康诰》中说:“要改造更新民风民俗。”《诗》上说:“周虽是个古老的邦国,所接受的天命却是新的,所以君子做事没有不采用这些方针而达到的最高境界。

《诗》上说:“邦国的王都所在方圆千里,就是民众所居住的地区”。《诗》上又说:“鸣叫着的黄鸟,正飞落到小山角。”孔子说:“在所达到的地方,就知道自己的所要达到的地方。怎么可以人还不如鸟雀呢?”《诗》上说:“端庄肃穆的文王,在光明中受到恭敬,作为儿子,就要达到孝顺,作为父亲,就要达到慈爱,与国民往来,就要达到信义。《诗》上说:“望着淇水弯典的地方,绿竹茂盛而又美好,文质彬彬的君子,如同在细致的切磋,如同在认真地琢磨,严密而又坚毅,显赫而又盛大。文质彬彬的君子,终究不能被忘记。”如同在细致地切磋骨角,讲的是讨论学问,如同在认真地琢磨玉石,讲的是自己研习,严密而又坚毅,讲的是使人畏惧,显赫而又盛大,讲的是显示威仪,文质彬彬的君子,终究不能被忘记,讲的是推行高尚的德行,行达到完美的境界,民众就不能把他忘记。《诗》上说:“呜乎,前代圣王是不会被忘记的。”后代君子尊敬的贤人,亲近所应亲近的亲族,庶民享受所得的快乐,利用所得到快乐,利用所得到的好处,所心才终生不忘记前代圣王。

孔子说:“审理诉讼,我和别人是差不多的,但一定要使人们没有争讼。”就是没有实情的不再敢说出自己的理由。使民众非常畏服,这就叫作知道根本,这就是知识的最高境界。

所说的证实自己的诚意,就是不要自我欺骗,如同厌恶奇异的臭味,如同喜欢美好的色彩。这就叫作自我满足。所以君子必须在独处时能谨慎自己的言行。小人平时做坏事,没有不敢干的,见到君子以后就



回避躲藏,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,而显示自己的善良。别人看自己,就如同看到自己的肝脏肺腑一样,这有什么益处呢?这就叫作真实情况在心里,就会体现在外表上。所以君子必须在独处时能谨慎自己的言行。曾子说:“十只眼睛注视着,十只手指点着,是多么严厉呀。”有财富能够装饰房屋,有德行能够润泽身心,心地宽阔就身体健壮,所以君子必须证实自己的诚意。

所说的修养自己的身心在于端正自己的心志,就是身上怀有愤怒,心志就不可能端正;怀有恐惧,就不可能端正;怀有喜好欢乐,就不可能端正;怀有忧患,就不可能端正。心不在焉,就会看什么都看不见,听什么都听不到,吃什么都吃不出味道。这就是修养自己的身心在于端正自己的心志。

所说的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在于修养自己的身心,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就会有偏心,对于自己所轻视厌恶的人就会有偏心,对于自己所傲怠慢的人就会有偏心,所以,对自己所喜欢的人而知道的缺点,对自己所厌恶的人而知道他的优点,这是天下很少有的。因此有谚语这样说:“没有人知道自己儿子的缺点,没有人知道自己庄稼的茂盛”。这就是说,身心不修养好就不可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。

所说的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,是因为自己的家人不能够管教好,而能够管教别人的,这是没有的。所以君子不出家庭,却能够使教化在国内施行。孝敬,是用来事奉君主的;恭顺,是用来事奉尊长的;慈爱,是用来支使民众的。《康诰》说:“爱民如同爱护自己的婴儿一样。”

诚心诚意地控求这个道理,即使不能实现,也不会太远的。从没有先学会养育孩子然后再嫁人的。

一个家庭仁爱,整个国家都会崇尚仁爱;一个家庭礼让,整个国家都会崇尚礼让;一个君主贪婪凶暴,整个国家都会发生祸乱;总是的关键就是这样。这就叫做一句话就能败坏的事情,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。尧和舜统治天下采用仁政,民众都随着仁爱;桀和纣统治天下采用暴政,民众都随着暴虐。当自己的命令自己的喜好相反,民众就不会随从。所以,君子对于优点,要自己身上拥有以后再要求别人;对于缺点,要自己身上没有以后再批评别人。自己身上所拥有的不是怨道,却能够去教导别人的,是从来没有的。所以治理国家在于管理好自己的家庭。《诗》上说:“桃花娇艳,叶子繁茂,这姑娘要出嫁,会带和睦给婆家。”能和睦。自己家人然后可以教导国人。《诗》上说:“兄弟相处融洽和睦”。兄弟和睦,然后才可以教导国人。《诗》上说:“自己的言行不出偏差,才能匡正四方的国家。”自己作为父子兄弟足以效法,然后民众就会加以效法。这就是所说治理国家在于管理好自己的家庭。

所说的平定天下在于治理好自己的国家,就君上敬重老人,民众就会崇尚孝道;君上尊敬长者,民众就会崇尚恭顺;君上怜抚孤儿,民众就不会背弃,所以君子拥有起示范作用的原则。自己所厌恶君上的地方,就不要用支使臣下;自己所厌恶臣下的地方,就不要用来事奉君上;自己所厌恶前面人的地方,就不要用来加于后人;自己所厌恶后面人的地方,就不要用来盲从前面



人 ;自己所厌恶右边的地方 ,就不要用来交往左边人 ;自己所厌恶左边人的地方 ,就不要用来交往右边人 ;自己所厌恶左边人的地方 ,就不要用来交往右边人。这就是示范作用的原则。《诗》上说：“欢乐吧君子，民众的父母官。”民众所喜欢的自己就喜欢，民众所厌恶的自己就厌恶，这就叫做民众的父母官。《诗》上说：“高大的南山，山石累累，伟大光明的太师尹，民众都在仰望着你。”统治国家的君主，不可以不谨慎，一有偏失就会被天下人所杀戮。

《诗》上说：“在殷朝未曾丧失民心时，还能配得上天帝的赐命，要以殷人的灭亡作为镜子，上帝的赐命不容易保持的。”就是说，得到民众的心，就经受得到整个国家；丧失民众的心，就会丧失整个国家。所以君子先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德行，有德行拥有民众，有民众就保有国土，有国土就能拥有财富，有财富就能有所享用。德行是根本，财富是末节。轻视根本而重视末节，就是让民众争斗掠夺。所以，财富积聚了，民众就会离散，财富分散了，民众就会集聚。所以，言语胡乱地说出去，人们就会胡乱地听信，财货胡乱地收取进来，就会胡乱地花费出去。《康诰》中说：“只有天命不是常在一处的。”就是说，善良的人就能得到天命，不善良的人就会失去天命。《楚书》上说：“楚国没有什么可以当作宝贝的，只有把善良当作宝贝。”晋重耳舅舅子犯说：“流亡的人没有可以作为宝贝的，仁爱父母作为宝贝。”

《秦誓》中说：“如果有这样一个臣下，忠诚专一而没有别的技能，他心胸宽阔，好像能容纳一切。别人拥有技能，能如同自

己拥有一样，别人美好圣贤，自己就从心里喜欢，不只是像在口头称赞的那样。实在可以使用这样的臣下，因为能够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，也还会更有好处的。别人拥有技能，就嫉妨而又厌恶，别人美好圣贤，就加以压制而不使君上知道。实在不能容留这样的人，因为不能够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，也可以说是很危险的。”只有仁德的人能够流放这样的人，驱逐到四方边境地区，不准和中原国人在一起。这就是说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护好人，能够憎恶坏人。见到贤能的人而不能荐举，荐举而不能早早任用，这就是怠慢；见到坏人而不能斥退，斥退而不能尽量远些，这就是过失。喜好人们所厌恶的，厌恶人们所喜好的，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，灾害必定会落到他的身上。所以君子有个大原则，就是必须采用忠诚信义来争得民心，骄横奢侈就会失去民心。

增殖财富有个大原则，就是生产的人多，消费的人少，创造得迅速，使用得舒缓，这就会使财富长久充足了。仁德的人是靠财富来立身，不仁德的人是靠身心去发财。没有君上喜好仁德而臣下不讲求道义的，没有讲求道义的人事业不能善始善终的，没有府库的财货不是国家的财货。孟献子说：“拥有马匹乘的官吏，就不要考虑喂养鸡猪的小利；丧祭礼仪上可以用凿冰的卿大夫，就不要畜养牛羊，拥有百辆车乘的大夫，就要任用聚敛民财的家臣。与其有聚敛民财的家臣，宁愿窃盗公物的家臣。”这就是说，国家不是以财货为利益，而是以道义为利益的。君主统治国家而专门从事聚敛财富的，一定是从任用小人开始。



文白对照四书五经

君主信任小人 ,就是小人在治理国家 ,天灾人祸就会同时发生 ,即使有德才兼备的人也没有办法加以挽救了。这就是说国家不

是以财货作为利益 ,而是以道义和为利益的。





中 摇 庸







中摇摇庸

摇摇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，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。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憚也。”

子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鲜能久矣。”

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；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；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”

子曰：“道其不行矣夫！”

子曰：“舜其大知也与！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

子曰：“人皆曰：‘予知’，驱而纳诸罟罟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：‘予知’，择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”

子曰：“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。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，而弗失之矣。”

子曰：“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

子路问强，子曰：“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；衽金革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，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！国有

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”

子曰：“素隐行怪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”

君子之道，费而隐。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肯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《诗》云：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”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子曰：“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《诗》云：‘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’。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‘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’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尽。言顾行，行顾言，君子胡不慥慥尔！”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；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在上位，不凌下；在下位，不援上；正己而不求人，则无怨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子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”

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远，必自迩；辟如登高，必自卑。《诗》曰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。宜尔室家，乐而妻孥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其顺矣乎！”

子曰：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。使天下之人，齐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《诗》曰：‘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’夫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揜，如此夫！”

子曰：“舜其大孝也与！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笃焉，故栽而培之，倾者覆之。《诗》曰：‘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’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

子曰：“无忧者，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，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名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”

武王未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大夫，及士庶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；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祭以大夫，期之丧，达乎大夫，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，父子之丧，无贵贱，一也。”

子曰：“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修其祖庙，陈其宗器，设其裳衣，荐其时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；序爵，所以辨贵贱也；序事，所以辨贤也；旅酬下为上，所以逮贱也；燕毛，所以序齿也。践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；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

明乎郊社之礼，禘尝之义，治国其如示诸掌乎！”

衰公问政。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卢也。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”

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“君臣也；父子也；夫妇也；昆弟也；朋友之交也”。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“知、仁、勇”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”子曰：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”
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，则道立；尊贤，则不惑；亲亲，则诸父昆弟不怒；敬大臣，则不眩；体群臣，则士之报礼重；子庶民，则百姓劝；来百工，则财用足；柔远人，则四方归之；怀诸侯，则天下畏之。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；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；时使薄敛，所以劝百姓也；日省月试，既稟称事，所以劝百工也；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；继绝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



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也。

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言前定，则不跲；事前定，则不困；行前定，则不疚；道前定，则不穷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；获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；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

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，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，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祲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。祸福将至，善，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诚如神。

诚者，自成也；而道，自道也。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，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；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

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微，微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博厚，所以载物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如此者，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；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鼋鼉蛟龙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。《诗》云：“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”盖曰：“天之所以为天也。”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。”盖曰：“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”

大哉圣人之道！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。优优大哉，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待其人而后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倍。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；国无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诗》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。其此之谓与！

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；贱而好自专；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；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非天子，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子曰：“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。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！上焉者，虽善无微；无微不信；不信民弗从。下焉者，虽善不尊；不尊不信；不信民弗从。



故君子之道，本诸身，微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《诗》曰：“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。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。”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。

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帙，辟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

唯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；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聪明圣知，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《诗》曰：“衣锦尚絅。”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暗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。《诗》云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。”故君子内省不疚，无恶于志。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！《诗》云：“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”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。《诗》曰：“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。”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

于铤刃。《诗》曰：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”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《诗》云：“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”子曰：“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德輶如毛。”毛犹有伦。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”至矣。

【译文】

天所赋予的就叫做“性”，循其本性的就叫做“道”，修行明道的就叫做“教”。作为道，是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，能够离开的就不是道了。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也是警惕谨慎，在别人听不到的时候也是畏惧小心，不在隐蔽的地方表现自己，不在细微的地方显示自己。所以君子在自己独处时也是谨慎小心的。喜怒哀乐还没有激发出来时，就叫做“中”；激发出来而都合乎仪节的，就叫做“和”。作为中，就是天下事物的根本；作为和，就是天下通行的原则。达到中和，天地就安居其位，万物就生长发育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言行保持不偏不倚、稳定不变的中庸之道，小人违反这一中庸之道。君子保持中庸之道，是君子时刻保持不偏不倚；小人违反中庸之道，是小人无所顾忌和畏惧。”

孔子说：“中庸是达到最高的境界了。民众很少能够做到，这已是很久了。”

孔子说：“中庸之道所以不能够施行，我是知道的，聪明的人做过了头，愚笨的人做不到；中庸之道所以不能够倡明，我是知道的，贤能的人做过了头，不贤能的人做不到。人没有不吃喝的，可很少有能知道滋味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中庸之道怕是不能施行了吧。”

孔子说：“舜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人了。舜喜欢请教别人，而且喜欢体察人们浅近的话语，隐瞒不好的地方，而宣扬好的地



方,把握人们议论中的两个极端,采用中庸之道施行于民众,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吧。”

孔子说：“人们都说自己聪明,在被赶进网罗、笼子、陷阱中时,却没有知道躲避的。人们都说自己聪明,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都不能保持。”

孔子说：“颜回为人,选择了中庸之道,他得到了这一善道后,就牢牢地保持在心怀中而不再丢掉它。”

孔子说：“天下国家是可以治理好的,爵位俸禄是可以辞去的,锋利光亮的刀刃是可以踩上去的,中庸是不可能做到的。”

子路问怎样叫做“强”,孔子说：“你问的是南方的强,还是北方的强,或者是你认为的强呢?宽厚温柔地加以教导,不报复横行无礼的人,这是南方的强,为君子所拥有。兵戈甲冑作为枕席,至死都不厌倦,这是北方的强,为刚强的人所拥有。所以君子随和而不同流合污,这才是强勇的,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,这才是强勇的,国家政治清明,主张未能行通而坚持不变,这才是强勇的,国家政治昏暗,至死不改变自己的主张,这才是强勇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探求隐僻的事理,做怪异的事情,即使后世能够有所传述,我不会去做的。君子遵从正道前行,走到半路而停止,我是不能停止的。君子依从中庸之道,隐居世间不被人们发现和知道而不后悔,只有圣人能够这样。”

君子之道广大而又精微。普通夫妻的愚笨头脑,是可以有所了解的,至于它的最高境界,即使是圣人也会有些不懂得。普通夫妻虽然不贤能,但是可以有所践行;至于它的最高境界,即使是圣人也会有不能做到的。天地是极其广大的,人们依然存在一些遗憾的地方。所以君子说到大,

天下没有能够承载它的,说到小,天下没有能够攻破它的。《诗》上说：“老鹰高飞到天上,游鱼跳跃在深潭。”讲的就是上下的显明昭著。君子之道,发端于普通夫妻之间,至于它的最高境界,就显明昭著于天地上下。

孔子说：“道不远离人事。人们实行道而远离人事,就不可以实行道。《诗》上说：‘斫制斧柄,斫制斧柄,样子就在不远的。’手握斧柄来斫制斧柄,斜眼瞄着手中的斧柄,仍然以为差得很远。所以君子根据每人的情况来进行管理,有错改正就不再追究。忠和怨就离道不远,施加在自己身上而不愿意的,也就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。君子之道有四个方面,我孔丘一个方面还没有能做到,所要求儿子的,而没有能用以事奉父亲;所要求臣下的,而没有能用以事奉君上;所要求弟弟的,而没有能用以事奉兄长;所要求朋友的,而没有能先用以对待朋友。一般道德的实行,一般言语的谨慎,做得有所不足的,不敢不努力,做得比较好的地方,不敢满足。说话时顾及到行动,行动时顾及到所说的话。君子怎么能不笃厚诚实呢?”

君子根据现在所处的境地去做事,而不抱以外的想法。现在处于富贵的境地,就按富贵的身份去做;现在处于贫贱的境地,就按贫贱的身份去做;现在处于夷狄的境地,就按夷狄的身份去做;现在处于患难的境地,就按患难的身份去做。君子无论到哪,没有不能够怡然自得的地方。处在上级的位置而不欺凌下级,处在下级的位置而不攀附上级,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,就没有怨恨,上不埋怨天,下不责怪人。所以君子安于所处的境地以等待天的赐命,小人则靠冒险以求侥幸的收获。孔子说：“礼仪中的射箭有些相似于君子,偏离了



靶心，就反过来寻找自身的原因”。

君子之道，正如走远道必须从近处开始，正如登高必须从低处开始。《诗》上说：“夫妻之间和睦美好，就像演奏琴瑟一样地和谐，兄弟相聚在一起，和睦欢乐喜洋洋，要使你的家人和睦融洽，要使你的妻儿快乐欢喜。”孔子说：“父母也就顺心了吧”。

孔子说：“鬼神表现功德，是多么盛大呀。看它而看不见，听它而听不到，体现在事物中而不可缺少。使天下的人都斋戒沐浴，穿着盛装，来祭祀它。它洋洋溢溢，如同就在人们的上方，如同就在人们的左右。《诗》上说：“神的到来，不可预测，又怎能怠倦不敬呢？”隐微的显现实在不可以掩盖，就是这样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舜可以说是大孝子了。在德行上是圣人，在尊贵上是天子，在财富上拥有整个天下。宗庙中祭祀着他，子孙们保持着他的事业。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会得到应得的地位，一定会得到应得的俸禄，一定会得到应得的名誉，一定会得到应得的寿命。所以天生万物，必定根据各自的材质而有所注重；所以该栽培的就加以培植，该倾危的就让它倾覆。《诗》上说：“欢喜快乐的君子，拥有圣明的美德，安抚民众，任用贤臣，接受天赐的福祿；保佑他的赐命，不断从天下降下。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赐命。”

孔子说：“没有忧虑的，只有周文王吧。有王季作为父亲，有武王作为儿子，父亲建立了基业，又有儿子加以继承。武王继承了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的业绩，消灭大国殷商而拥有天下，自身没有失去在天下的显赫名声。在尊贵上成为天子，在财富上拥有了天下。宗庙里祭祀着他，子孙们保持着他的宏业。武王在年老时受命为天

子，周公继续完成了文王、武王的德业，追崇太王、王季为帝王，祭祀先祖采用天子的礼仪。这种礼仪，一直通行到诸侯、大夫，以至士和平民。父亲是大夫，儿子是士，丧葬采用大夫的礼，祭祀采用士的礼。父亲是士，儿子是大夫，丧葬采用士的礼，祭祀采用大夫的礼。丧期一年的丧礼，通行于大夫，丧期三年的丧礼，通行于天子；父母的丧事没有贵贱的分别，规格是一样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武王、周公，可以说是最为孝敬的了。作为孝，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意志，善于继承先人的业绩。在春天和秋天，修缮好自己的祖庙，陈设好传世的宝器，摆设好先人的衣裳，供献上应时的食品。宗庙的礼仪，是用来排列辈份先后的；排列爵位，是用来分别身份贵贱的；分配事项，是用来辨别各人才能的；互相敬酒，由晚辈给长辈敬酒，是为了使晚辈有机会参加；宴饮时按头发的黑白确定位置，是用来表明年龄长幼的。登上先人的神位，实行先人的礼仪，奏起先人的音乐，敬重先人所尊敬的人，爱护先人所亲近的人，对待死去的先人就像他们活着一样，对待亡故的先人就像他们存在着一样，这就是孝的最高表现。郊祭、社祭的礼仪，是用来祭奉上帝的；宗庙的礼仪，是用来祭祀自己祖先的。明确了郊祭、社祭的礼仪，禘祭、尝祭的意义，治理国家就如同看在手掌上的东西一样了。”

鲁哀公请教政治，孔子说：“文王、武王的政令，都记录在书籍上。贤能的人在位，这些政令就能施行；贤能的人不在位，这些政令就会废止。人事中变化快的是政治，地上生长快的是树木。所以作为政治，就像蒲苇一样生长变化很快。所以推行政治就在于当政的人，取用当政的人要靠自身的修养，修养自身要靠道德，修养道德要



靠仁心。仁 就是注重人 ,以亲爱亲族为最重要 ;义 就是适宜 ,以尊敬贤能为最重要 ;亲爱亲族程度上有等级 ,尊敬贤能程度上有差别 ,就是由礼所产生的。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养自身 ,要想修养自身 ,不可以不事奉父母 ;要想事奉父母 ,不可以不懂得人事 ;要想懂得人事 ,不可以不知道天地自然。”

天下通行的人道关系有五种 ,推行这些关系的德行有三种 :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的交往 ,这五种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道关系 ;智慧、仁爱、勇敢 ,这三种德行就是天下通行的德行 ,推行这些德行的方法是诚心。有的人生来就懂得这些道理 ,有的人学习以后才懂得这些道理 ,有的人遇到困难后才懂得这些道理 ,到他们懂得这些道理以后就都是一样的了。有的人安心去实行这些道理 ,有的人图利益去实行这些道理 ,有的人勉强去实行这些道理 ,到他们成功的时候就都是一样的了。孔子说 :“ 爱好学习 ,就接近于智慧 ;身体力行 ,就接近于仁爱 ;知道羞耻 ,就接近于勇敢。懂得了这三种德行 ,就知道怎样修养自身 ;知道怎样修养自身 ,就知道怎样管理别人 ;知道怎样管理别人 ,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国家了。”

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方针 ,就是 :修养自身、尊敬贤能、亲爱亲族、敬重大臣 ,体贴群臣 ,爱民如子 ,慰劳各类工匠 ,安抚边远民众 ,关怀各国诸侯。修养自身道德就会确立 ,尊敬贤能就不会有疑惑 ,体贴群臣就会得到厚礼报答 ,爱民如子百姓就会勤劳努力 ,慰劳各类工匠就会财用充足 ,安抚边远民众就会使四方归服 ,关怀各国诸侯就会使天下畏服。斋戒沐浴 ,穿着盛装 ,不合乎礼就不去行动 ,这就是用以修养自身的 ;斥退谗言 ,远离女色 ,轻视财货而重

视德行 ,这就是用以劝勉贤能的 ,提高他们的官位 ,加重他们的俸禄 ,与他们的好恶相同 ,这就是用以劝勉亲族的 ;官员众多 ,任凭使用 ,这就是用以劝勉大臣的 ;忠诚信任 ,加重俸禄 ,这就是用以劝勉士臣的 ;按照时令加以役使 ,减轻赋敛 ,这就是用以劝勉百姓的 ;每天省察 ,每月考核 ,按照成绩给予报酬 ,这就是用以劝勉各类工匠的 ;护送前去的 ,迎接到来的 ,鼓励能力强的 ,同情能力弱的 ,这就是用以安抚边远民众的 ;按时举行朝聘的礼仪 ,这就是用以关怀诸侯的。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个方针 ,实行起来就靠专一。

凡事预先做好准备就能成功 ,不预先做准备就会失败。说话前准备好就不会出现故障 ,做事前准备好就不会遇到困难 ,行动前准备好就不会有忧虑 ,推行原则前准备好就不会有阻断。处在下级而得不到上级的任用 ,民众就不可能得到治理 ;要得到上级的任用是有办法的 ,不被朋友信任 ,就不会得到上级的任用 ;要得到朋友的信任是有办法的 ,不孝顺父母 ,就不会被朋友信任的 ;要孝顺父母是有办法的 ,反过来要求自己而不诚心 ,就不会孝顺父母的 ;要使自身诚实是有办法的 ,不懂得善良 ,就不会使自身诚实的。诚 ,是天地的原则 ;使自己诚 ,是做人的原则。诚 ,就是不用勉强而能符合中庸 ,不用思虑而能求得事理 ,从容不迫地推行中庸 ,这就是圣人。使自己诚 ,就是选择好的准则而牢牢地把握住。

广泛地加以学习 ,详细地加以求教 ,谨慎地加以思考 ,明确地加以辨别 ,踏实地加以实行。有不曾学过的 ,就加以学习 ,不学会就不能停止 ;有不曾请教过的 ,就加以请教 ,不搞清楚就不能停止 ;有不曾思考过的 ,就加以思考 ,不搞清楚就不能停止 ;有不曾辨别过的 ,就加以辨别 ,不搞清楚就不能停